

里堂道聽錄

上

(清) 焦循輯 劉建臻整理

廣陵書社

本書為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經費資助項目

里堂道聽錄

上

(清) 焦循輯 劉建臻整理

廣陵書社

圖書在版編目 (C I P) 數據

里堂道聽錄 / (清) 焦循輯 ; 劉建臻整理. — 揚州:
廣陵書社, 2015. 12

ISBN 978-7-5554-0491-0

I. ①里… II. ①焦… ②劉… III. ①雜著—中國—
清代 IV. ①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309302號

ISBN 978-7-5554-0491-0



9 787555 404910 >

書 名 里堂道聽錄

著 者 (清)焦循 輯 劉建臻 整理

責任編輯 劉 棟 王志娟 徐大軍 孫葉鋒

封面設計 葛玉峰

出 版 人 曾學文

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

揚州市維揚路 349 號

郵編 225009

<http://www.yzglpub.com>

E-mail: yzglss@163.com

印 刷 無錫市極光印務有限公司

裝 訂 無錫市西新印刷有限公司

開 本 889 毫米 × 1194 毫米 1/32

印 張 46

字 數 984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標準書號 ISBN 978-7-5554-0491-0

定 價 280.00 圓(全 3 冊)

前言

焦循（一七六三—一八二〇），字理堂，一字里堂，晚號里堂老人，揚州府甘泉縣人。嘉慶六年（一八〇一）中舉，次年會試落第，從此以居家著書為主。一生著述眾多，遍涉經學、史學、文學、數學、醫學諸領域，撰有《易學三書》、《孟子正義》、《里堂學算記》等重要著述。

焦循治學尊崇顧炎武，在讀書方法上同樣仿效之，留下大量讀書筆記。《易廣記》、《里堂書跋》及《易餘籥錄》為讀書時『隨筆記錄』，「一」之劄記，《揚州足徵錄》、《里堂道聽錄》、《九陽錄》和《集舊文抄》諸書則為『手錄』先哲學術精華之彙集。其中，《里堂道聽錄》內容最多，用時亦最久。

一

『道聽』一詞，原與『塗說』合用。《論語·陽貨》：『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漢書·藝文志》：

「一」焦循：《易餘籥錄·序》。

『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之所造也。』後來每每省作『道聽』或『途說』，如《新唐書·陸贄傳》：『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姚鼐《惜抱軒詩集》卷八《哭孔撝約三十二韻》：『道德慙途說，文章劣管窺。』

但不管是『道聽』還是『途說』，均指無可考稽之傳聞。以『道聽』為名之書亦用此意。明代李春熙輯有《道聽錄》四卷，謝國楨《江浙訪書記》如此評說：『所記多街談巷議，道聽途說，足資笑謔，然亦有裨于異聞。實宋洪邁《夷堅志》之流，明代野史謏聞，如是類者，亦往往而有，明瞿宗吉之《剪燈新話》即其例也。以後踵事增繁，隨筆瑣記，如《耳談》、《獐園》等書，多半是道聽途說，無稽之談，且涉及迷信、猥褻之詞，然足見明嘉靖以後，市民文學的興起，亦可略見當日社會的風俗。』李春熙《道聽錄》影響很大，《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六十四冊影印了此書。

焦循對李春熙《道聽錄》十分熟悉。《劇說》卷一即加引用：『《道聽錄》云：元人院本，打者：一副淨，一副末，一引戲，一末泥，一孤裝，猶梨園之有生、旦、外、末、淨、丑、貼。七字之義，或云反語，生為熟，丑為好，旦為夜，貼為幫，淨為鬧，末為始，可也，若外為內，則牽強矣。』焦循還在《劇說》卷首《序》中說：『乾隆壬子冬月，於書肆破書中得一帙，雜錄前人論曲、論劇之語，引輯詳博，而無次序。嘉慶乙丑，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可見，『取前帙』以成書在『嘉慶乙丑』即嘉慶十年（一八〇五），可『得一帙』則在『壬子冬月』即乾隆

五十七年（一七九二）。而焦循始纂《里堂道聽錄》則在十年之後。《里堂道聽錄·自序》：『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

焦循熟知《道聽錄》，所纂之書亦名之為《道聽錄》，但有兩個問題尚需明確：一是《道聽錄》之前冠以『里堂』是焦循自定還是後人所加？的確，焦循在該書卷首之《自序》中就稱之為《道聽錄》，可是，加上『里堂』二字也是焦循自定的。原因很簡單：《雕菰集》為焦循自訂，卷十六所收就名之為《里堂道聽錄序》；《里堂札記》為焦循書信集，在《癸酉手札·復程易田（九月三十日）》一信中，也有『臺作《磬折》諸篇，自為千古定論，循已錄入《里堂道聽錄》中』之述。二是『道聽』的涵義。李春熙《道聽錄》中所涉『道聽』之記，均為『街談巷語，道聽塗說』。焦循以為，街談巷議屬於無稽之談，《易餘籀錄》卷二十第五則有焦循對『李尚之借風』滅寇的批評，以為『大抵街談巷議，本屬無稽，而不學者道聽塗說，因成怪妄耳』，即為明證。但是，《里堂道聽錄》所載絕非此類，而是全錄前人著述中與己『心有所契』之學術精華。正因為如此，阮元在《擘經室二集》卷四《通儒揚州焦君傳》中說：『君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或朋友之書，無慮經、史、子、集，即小說、詞曲，亦必讀之至再，心有所契，則手錄之，如是者三十年。命子廷琥編寫，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

二

焦循輯錄《里堂道聽錄》，前後達三十年之久。而彙編成冊，則經歷三個階段。

(一)『壬戌、癸亥』年間初編

《里堂道聽錄·自序》：『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壬戌、癸亥』，為嘉慶七年（一八〇二）、嘉慶八年（一八〇三）。

《雕菰集》卷二十三《書裔烈娥事》提及編次之事：『歲壬戌，余在錢塘館阮撫軍署中，見秀水章原姑死烈詳文』，故『嘗錄其案於《道聽錄》中』。在國家圖書館所藏稿本中，此次編輯之時間亦有記錄：卷二末『壬戌十一月二十三日，燈下。共十九條』；卷四末『壬戌十月十七日，錄至此。前數日大燠，單衣尚汗，昨夜北風頓起，今日乃寒，人人着裘矣。共二十六則』；全稿末『壬戌十月廿一日，燈下，錄至於此。連日寒甚，今日稍可。窗外桐葉，終夜作聲。時在武林節署誠本堂之東偏。共二十則』。

從『十九條』、『二十六則』及『二十則』等行文中，似可見分卷之意。然具體有無分卷，未見記述。

(二)『甲戌』秋輯為四十卷

《里堂道聽錄》之卷數，典藏於國家圖書館的稿本正文四十卷、《目錄》一卷，而焦廷琥《先府君事略》卻記為『五十卷』：『甲戌秋，令不孝編寫《目錄》，得五十卷，名曰《里堂道聽錄》。』若對稿本和《雕菰集》所載焦循《序》加以比較就會發現，焦循的敘述原本就存在兩種說法：

稿本《里堂道聽錄》卷首《自序》云：『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為四十卷，令兒子編寫《目錄》。』

《雕菰集》卷十六《里堂道聽錄序》：『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為五十卷，令兒子廷琥編寫《目錄》。』

兩《序》之文大體一致，所署時間也同為『嘉慶甲戌秋七月』，即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七月，可為何卷數有異？這可從《注易日記》中略窺端倪。

《注易日記》卷二（嘉慶十九年六月）：『十八日丁丑，晴，夜來甚冷，覆棉被尚寒。連日整理《道聽錄》。』到了七月，就出現如下記述：『初九日丁酉，晴，熱。編次《道聽錄》四十卷。』這與『嘉慶甲戌秋七月』之記完全吻合。顯然，《里堂道聽錄》第二次成稿之時，就是編成『四十卷』。

至於焦廷琥編寫的《目錄》，至少也經過兩次修改。卷一至卷四之目錄連寫一頁，本身就存有兩稿，且在第一稿中有眉批：『凡○者俱刪。』於是，卷一之《同名同德》等五條有『○』，均在二稿中刪除，但留下了《沛沛辨》一篇，把卷二之《心開隨札》調至卷一；卷二《法華經》等十條有『○』，亦刪，

增《王曉庵辨西術》條；卷三《紅亭日記》等三條有『○』，刪；卷四《婦人殺賊》標以『○』，亦刪。卷五至卷八缺，卷九至十二共一頁，但卷十二缺，且篇題、次序與稿本正文有異。自卷十一至四十全，計七頁：卷十一至卷十四，卷十五至二十，卷二十一至二十四，卷二十五至二十八，卷二十九至三十二，卷三十三至三十六，卷三十七至四十。當初，《目錄》應當自成一卷，故合為一處，或在收藏當中，或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時，分置各頁於首卷之前，如卷十一至卷十四一頁置於卷十一之前。此外，影印本第六七一頁又有卷十三至卷十六目錄，分頁與其餘目錄不同，且有『○』示符號，如卷十三《柏樹有神》、卷十四《風災》、卷十六《鬼車》等十一條前有『○』，顯為初稿。

(三) 增為五十卷

《里堂道聽錄》成稿四十卷之後，焦循並未停歇，而是繼續補充為五十卷。然而，這只是說搭建起『五十卷』之框架，『續輯』工作仍在進行之中：《注易日記》卷二（嘉慶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壬午，是日立春，晴。自十九日至今日，續輯《道聽錄》』；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正月『十八日甲辰，五鼓，雪，日間小雨。自初六日以來，補輯《道聽錄》』。終在一八一五年四月，編成《里堂道聽錄》五十卷。《注易日記》卷三：（嘉慶二十年四月）『十七日壬申，以上三日，編訂《道聽錄》為五十卷』。在《注易日記》卷末的焦循所附自著中，也清晰記有『《里堂道聽錄》，五十卷』。之後，焦

循仍在輯錄之中。稿本卷十七末有注：「乙亥十月十一日寫此。是日春分。」「乙亥」，為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

當然，焦循早有輯成『五十卷』的構想，一八一三年九月寫給程瑤田的信中已有這樣的表述。《里堂札記·癸酉手札·復程易田（九月三十日）》：「臺作《聲折》諸篇，自為千古定論，循已錄入《里堂道聽錄》中。（循近年輯有此書，凡本朝文獻可徵可傳者，據聞見所及錄之，已有五十卷。）」「癸酉」為嘉慶十八年（一八一三）。只是「編次」過程中，先編成四十卷，後來增訂為五十卷。

從稿本卷末所注時間來看，稿中既有「壬戌、癸亥」間初編之年月，又有「甲戌」秋編次之記述，還有後來增訂之時間，表明《里堂道聽錄》的輯錄，都是在以往的基礎上繼續編訂，只形成一種稿本，沒有出現像《易學三書》等那樣經再三修改而形成多種稿本的情形。或許當初的《目錄》條目只有四十卷，抑或稿本在輾轉收藏中出現散亂，後十卷之內容已難確定。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稿本《里堂道聽錄》有脫漏散失之文。一則卷五《田山薑論柳柳州》前有缺頁；二則全稿末尾附文多所缺略；三則有焦循言及卻在稿中未見之文，如《里堂札記·乙亥手札·答徐雪廬（六月十三日）》：「《白鵠山房詩鈔》三卷，十七年前曾蒙賜讀，已手抄若干首入《道聽錄》中。（循有此書五十卷，尊詩錄入第十四卷中。）」可在『四十卷』稿本第十四卷中沒有徐熊飛《白鵠山房詩鈔》之詩。

即使如此，作為目前所見惟一的稿本，國家圖書館典藏之四十卷本仍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和學術

意義。

三

對於稿本中明示刪除之內容，此次整理時一概刪而不錄。如以符號注明刪除者，全部不錄，如卷二十四《王司寇致平侍郎書》等；以批註刪除者，同樣不錄，如卷八《江寧鄉試鹿鳴宴儀注》一條，眉批『此條刪』，故刪而不錄。

此外，稿本末尾情況較為複雜，主要包括十方面的內容：一是卷十三至十六之『目錄』，所列內容，與正文不同，就各卷前三條而言，卷十三的《衛蘇山清廉》、《半鴨于公》和《柏樹有神》，卷十四的《李文勤公少相》、《王少司寇嗜學》和《賀侯》，卷十五的《杜佛》、《崔大中丞鑿井》和《納蘭成德》，卷十六的《陰符經解》、《羅臺山》和《任幼植》，全不見于稿本之中；二是雜錄五條；三是『兌針』、『欺針』等殘文；四是黎美周之詩；五是《周宿來》和《惠民火燒菜》之外，還有《江都王公軼事》一篇，是文與《北湖小志》卷三《王螺山傳第四》大略相同；六是注文：『壬戌十月廿一日，燈下，錄至於此。連日寒甚，今日稍可。窗外桐葉，終夜作聲。時在武林節署誠本堂之東偏。共二十則』；七是《王又樸言命》，末有『共三十』之注；八是《九轉貨郎兒》及《廬江女子》之文字；九是《歲名竄易述》條，為『馬從同，亦可見成帝之時』到『何不取司馬《曆書》、《天官書》一詳考之也』末尾之文；十是

《性善解》五則中二、三則前部分語句。

這十個方面的材料，至少說明了以下五個問題：第一，『壬戌十月廿一日』等注，與稿本中其餘時間相互映證，為焦循輯編是書進程的重要資料；第二，『共二十則』、『共三十』等注文，似為曾經所分卷中條目之數量，這與現存稿本各卷數目不合；第三，卷十三至十六『目錄』與現存稿本內容不同，這些條目可能在之後的編訂中被刪除；第四，《歲名竄易述》為稿本卷八條目，部分文字又見於稿末，似又表明有的條目幾經抄錄；第五，部分文字則不完全為《里堂道聽錄》之內容，如『兌針』、『欺針』為羅盤奇針之法，《性善解》則為焦循著述《易話》上之條目。

可見，稿末十方面的內容，既無體系，又雜亂陳列，有的還是殘文，故全部刪而不錄。

四

在稿本之外，江蘇古籍出版社於二〇〇二年出版了《里堂道聽錄》，這是該書的第一種刻本，距初編之『壬戌』年（一八〇二）整整二百年。刻本共兩函四十冊，由二十名工藝師耗時二十餘年方纔刊刻成板，是建國以來規模最大的古籍刊刻工程，對普及古籍知識特別是傳揚焦循學術功不可沒。但與稿本比對就會發現，刻本存在不少問題。

首先，打亂稿本條目次序。刻本雖然也分四十卷，可各卷內容與原稿完全不同，如卷一包括《十

三經注疏校勘記》、《九經三傳沿革例》、《經義述聞》三條，分別為稿本卷十八第二條、卷二十第七條和卷三十六第一條。之所以如此，刻本似有以經、史、子、集四部分類加以編排之意，如卷二為《易》類相關條目，卷三為《詩》，卷四為《書》等等。即便這樣，也不能開卷即為『群經總義類』條目。就以《四庫全書》類目來說，『群經總義類』置於經部之末。何況，稿本卷十五的《小學》、卷十八的《音韻十七部》、卷二十一的《深衣釋例》等顯屬經部之條目，卻放在卷十《秦郡考》等似為《史部》之卷目之後，亦令人疑惑。

其結果，既有違原稿次序，改變其原始面目，又使條目的安排陷於混亂之中，更不能體現焦循隨讀隨錄的學術進程。

其次，刻本中脫、衍、訛、倒者多見。

一是脫文。完全漏掉條目者，如稿本卷一《王孝子復仇》、稿本卷二十的《兔即免字》等；脫漏出處者，如卷九《孔子誕日議》脫『今刻入《寶綸堂文鈔》』；脫漏注文者，如稿本卷十三《秦郡考》之『金輔之殿撰榜《禮箋·地理志分置郡國考》中』是為秦三十六郡』之後注文百餘字；脫漏按語者，如卷一八《論語逸文考》脫『漢儒言《齊論語》有《問王》、《之道》二篇』諸按語近百字；脫漏數句者，如卷一《經義述聞》『《堯典》曰：「百揆時敘」』條，脫去『「時序」與「纂修」相對成文，「時序」亦謂順承也。若訓「時」為是，而云「是敘其德，纂修其緒」』諸文；脫漏段落者，如卷二十七《永清縣志敘例》『《史

記·平準》之書，與《天官》同義』至『史書以意命篇，則要無由挈。編摩之所宜辨也』，脫漏多達千餘字，又脫『又李氏之寸有所長，不可以一疵而掩他善也』之後百餘字；又如卷二《王白田辨易本義九圖》脫『故竊疑袁書此一節乃後人刪入之』至『此等贅說，不知何來』四百餘字；稿本卷二十七《燕樂二十八調》之『遂不敢深信，不知其所配與宋人無異也』至『學者未遑深思力索，故不能通之于俗樂也』一段，全部未見。

二是衍文。卷一《經義述聞》『謂他人昆，亦莫我聞』，此條中『上文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之前，增「上文曰「問也」」一句。此類情況，該卷中多見。

三是訛文。或誤注為正文，如卷一《經義述聞》：『《牧誓》「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條，『《史記·周本紀》「不迪」作「不用」，原為注文，誤作正文；或隨意改字，如卷十三《日知錄精言》：『《黃氏日鈔》之「後來者借以談禪，則其害深矣」，「借」，原為「藉」。

四是倒文。文字前後顛倒者多見。如卷二《王白田辨易本義九圖》，自『生次序，令人易曉矣。』則又明指《六橫圖》而言，非黑白之位』至『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此等贅說，不知何來』四百餘字，原本當在『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之後，而刊本置於『六十四卦則以方空而不用黑白，鄱陽仍用黑白』之後，致使『鄱陽仍用黑白而又依梅邊例』一句分割兩處。更有甚者，不同卷者，文字亦有亂置者，如卷二十五《唱曲口訣》：『之聲已去，誰得而聞之』至『凡舌、齒、牙、唇之字呼法

皆然。但『諸文，置於同卷《燕樂二十八調》之中。

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鑒於此，本次整理，便未因循有刻本以據之點校的常例，而是據國家圖書館典藏之稿本進行整理。

在整理過程中，廣陵書社孫葉鋒副社長、劉棟、王志娟和徐大軍細加勘對，萬仕國先生用心審核，傾注了大量心血，在此一並深表謝忱！

因為稿本中不少文字模糊，為辨識和校點徒增不小難度，加之水平所限，錯誤在所不免，敬祈方家指正。

二〇一六年二月

自序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遊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今歲，所著《易學三書》稿粗就，而陽氣虛憊，不耐冥思，性又不樂閑曠，求為其易而不甚用思者，夏秋以來乃取此而編次之，為四十卷。令兒子編寫目錄，據耳目所及，非有所軒輊去取於其間。其論說有異同，兼錄之，廣見聞，通神明也。忠臣、孝子、義士、貞婦，心之所慕，恨不能徧。斷獄、捕盜，亦錄之者，余素有志以州縣官效職而用為師法也。朝廷典禮，宰輔經綸，則非分所宜言，故不及。其男女贈答、誇淫鬪麗，余所深惡，特絕之。間亦及於神鬼，則以信而有徵，且可為世戒，無稽者弗及也。先是，壬戌、癸亥間，嘗編之，名《道聽錄》，今仍其名，苟不即死，更有進，當續乎此耳。

嘉慶甲戌秋七月九日，江都焦循書於半九書塾之紅薇翠竹亭。

目錄

前言	一
自序	一

里堂道聽錄卷一

朱文端公論禮	一
舟中起雷	八
怪尹	九
秦諭德論名士	一二
沛陽令斷獄	一二
苦錄	一四
雙耳重生	一五
行述	一七

目錄

辨獄	一八
還金	一九
別號	二〇
陶陵鼎	二二
雞林道經略使	二三
孫文定公戮仇	二五
剖竹解冰	二六
朱涵齋治獄	二六
王孝子復仇	二七
黃梨洲著書目	二八
心開隨札	二九

里堂道聽錄卷二

區田	三二
湯大奎論竹垞詩	三六
王曉庵辨西術	三七